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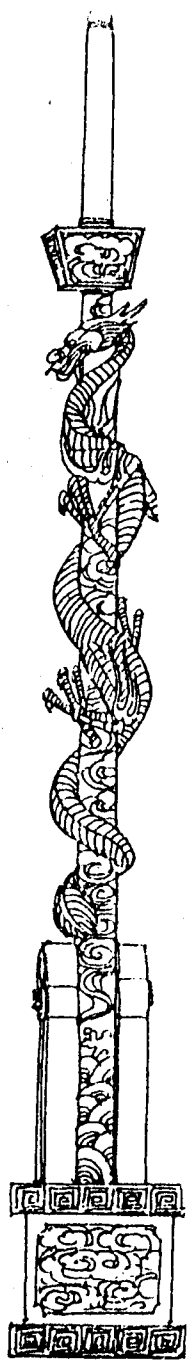
KS92
671
11



中國立北京大學
中國民俗學會
民俗叢書

庚戌仲春

在叢題端



FOLKLORE
AND
FOLKLITERATURE SERIES
OF
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
AND
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
(A part of THE ORIENTAL BOOKS)

Editor: Professor Lou Tsu-k'uang

Foreword by

Prof. Wolfram Eberhard

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

扉頁說明

扉頁書名題字，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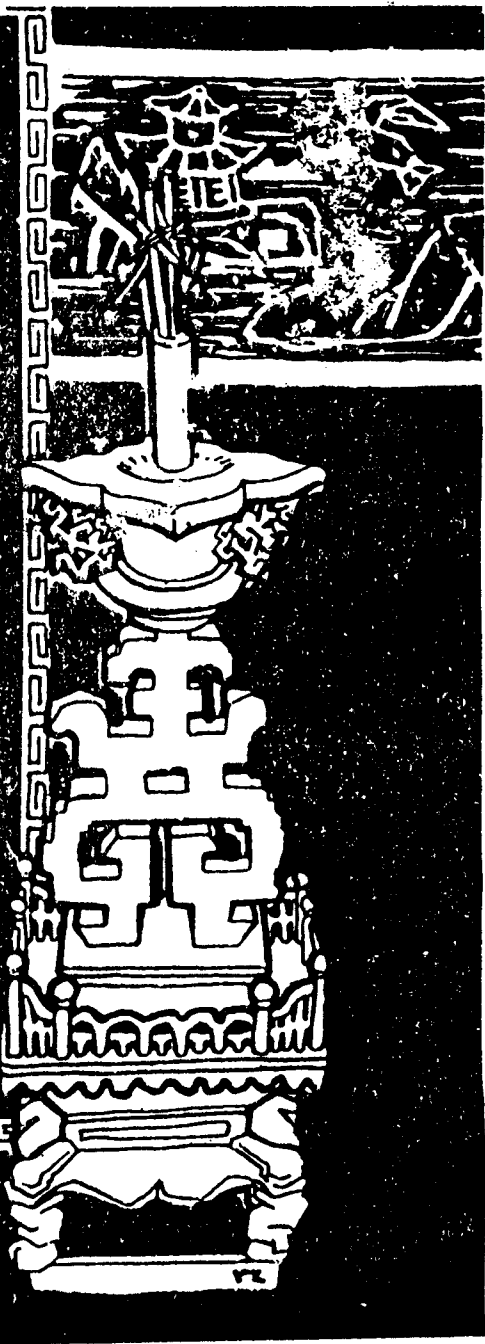
字旁狹長插圖兩式：一為旗桿；一為燭臺；前者象徵高官晉爵；後者象徵子孫繁昌；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，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為真垂遠。

古越婁子匡謹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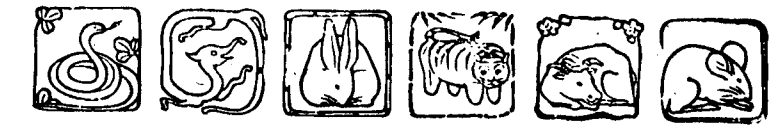
五九年三月

台灣民間故事

晏子匡編纂
齊鐵根註釋



目錄



月亮裡的倩影……无 言……三	虹從那裡來……德 和……六	鯨面的起源……懷 古……八	芭蕉 由來……佳 勝……九	美 女 島……林瑞芳……一一	大霸尖山的兄妹……无 言……一五	無人鳥的始祖……无 言……一七	蛙 蛇 戀 話……无 言……二一	洪 水 傳 說……建 成……二四	玉山兩英雄……鄭 龍……二六	射 日 月……玉演慶……二九	黃金的天梯……无 言……三〇	懶人變猴子……振 富……三三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

點金的懶人……東 海……三四	小 鹿 舌 頭……懷 古……三六	懶 巨 人……東 海……三八	蛇 郎……林瑞芳……三九	大 傻 子……蓮 客……四二	烏龜騙小孩……佳 勝……四五	墾荒天使——蚯蚓……周維傑……四七	濁水溪除大蛇……无 言……四九	殺 狼 報 仇……懷 古……五四	蟹 蛇 報 恩……无 言……五七	烏鴉·翠鳥比賽……苑 清……五九	紙 鷗 救 弟 弟……蓮 客……六一	天神和美女……无 言……六二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



月亮裏的倩影

无 言

喜理宥社的人們，每當皎潔的月光照在上空，他們、她們一定會告訴你，那月亮裡有一個女人的倩影，和這個倩影有關的一個凄豔的故事：

從前，我們社裡舉行一年一度的播架、祈求豐年的祭典，一定要挑選全族女郎之中最美麗的一位姑娘，在這個祭禮之中，執行規定的儀式。

有一年，傅婀娜姑娘被全族的人們挑選出來了，她就擔任這一年祭禮之中的重要的角色，她底任務執行的好或壞，會關聯着全族這一年收成的豐或歉，而且也就聯關着她自己一身的榮或哀。

舉行祭禮的所在，已經燃起炎炎的魔舌般的聖火，天空的月光，好像特別淡白得沒有光彩，使每一個心底心坎都感覺鄭重。這時候，十二族的人們，多從他們居住的山地，爬山過嶺的集合攏來了，他們每人手裡都捧着一大杯的酒，一邊在痛快的喝着，一邊在等候那祭典之女——傅婀娜姑娘的來到。

『她底眼珠，比高山中的寶貝——黑光石更黑。』

『她底嘴唇，比深海裡的珊瑚紅得多。』

『她和古代美女——烏魯娜一樣的美麗。』

『她確實是我們十二族之中，最美麗的姑娘。』

凡是見過傅婀娜姑娘的人們，多在評品她底驚人的美貌。突然在一株大樹下，發生騷動，原來那裡先出現了兩個小姑娘，伴着傅婀娜慢慢地移着步子，來到祭壇之上了。傅婀娜上身穿着一件大紅的衣裳，下面繫着一

條金色有閃光的短裙，兩隻耳朵戴着金環子，頭髮之上插着珍珠的鎖子，在淡淡的月光之下，越顯得耀眼的光彩。

祭禮開始了，節目的第一個，是由頭目把一杯清酒，灑在地面，這是向土地神祈求今年獲得豐收。接下去就是由長者握着一把粟米的種子，選擇一處田地，開始播種，全體的家長，也都依次一個一個的跟在後面，一步一步的踏過去。

最精彩的儀式來到了，是由一位強健的青年男子，裸體橫臥在一塊樟木的板上；傅婀娜出場來了，她是這個儀禮中的主角，從一隻滿盛月桃花的大籃子裡，先拿出花朵來放置在這個青年男子底腹部，堆積的花朵很多了，按照規則她要再跪下去，接近青年底肉體，用她潔淨的嘴唇去含着花朵，右邊含兩枝，左邊含兩枝，慢慢地細心的不要把花瓣含壞了。然後頭目跑來察看她所含下來的花朵，是好的壞，來斷定今年粟米收成的好不好。

正在全族所有觀眾集中注視於花朵的好壞，觀測今年的豐歉的時候，傅婀娜好像受了槍傷的小鳥兒，突然倒下去了，嘴裡斷續的在低聲的訴：

『我——頭痛——極了，再也做不下去了！請——饒恕——我！』還沒有說完便嗚咽着。

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大家愣住了！

原因完全是她底心事：因為她一看到那位橫臥着的青年，就是殺死她所最心愛的情郎的仇敵；內心好像是被刀刺着了的苦痛，向後退了一步。但是她又想到這是一場關係全族生存的祭禮，她不能不忍耐着苦痛，在衆人的眼前，已經把花朵放到仇人腹部，要她再跪下身去，把花朵含着起來，可是她底心好似被割下了的苦痛，沒有完成她所應做的儀禮，便倒下去了，嗚咽着，她是遙遠的想念着他底被人情殺而死的人兒。

他是最嬌嬈的青年，誰都比不上他，她早已以身相許了。但是惡人們多包圍着她，誘惑她，要奪取她，

她却絕對不改變自己底意志，深沉真摯的愛着心頭的這個人。其中，另有一個青年，就是祭典中橫臥着的惡人，因為誘惑不了她，懷着惡心，在兩個月以前，於山間打獵完了回家的山道上，把她底愛人殺死了，那惡少以為情敵死了，就可以奪到她。

她一聽到這個惡消息以後，也恨不得一死殉情，正想求超脫的時候，突然這個殺人的凶手，捧着許多首飾——女人心愛的飾物來對她誘惑，她是恨恨的回絕了。

這一個祭典之中，她想不到那個對手就是她底大仇人，一見到他，就抱着寧死不願以自己底嘴唇去接觸仇人底肉體的決心，就心痛得倒下去。可是那不明白她底心事的頭目，以為她做不下去了，祇是處女們所常有的羞怯，所以硬把她推倒在那青年男人裸着的身上，接觸到她底仇人的肉體了，她不僅為過去失戀而更加痛苦，又在萬目注視之中，她覺得這是受着蹂躪，比較失身還要痛苦萬倍。

她沒有一點思想執行未完的儀式，她決定一死來為全族祈求豐盈，同時她決心一死殉她死去的愛人。當時也不再說一句話，垂着頭踏着淒涼的月色，向着無人的境界走去，跨過連接的高山，來到廣大的平原，走着，在死亡的邊緣蠕動着，已經到那海濱，海波之上浮着一輪明月，她望去很像是被殺的愛人底面孔，耳朵裏突然聽到在叫她：

『請你過來！請你過來。』

她立刻應聲回答：『好，好，我就來了。』

原來她聽到聲音，是伴她出場的妹妹在呼叫，她正幻覺是她底愛人在呼喚，妹妹拉住她底手，要她轉回家裡去，但是也明白沒有做完完成祭典的儀式，是十二個族人所不肯寬恕的。

她很沉痛地回答：『不能，決不能，我決定要跑到月亮上面去，不能回家，從明天起，你如果看到月亮上面，坐着一個女人，前面放着月桃花籃的，這個人，就是我。』

妹妹知道她祇有這一條路，向前去，不能退回來，淚珠已經連串的滴下來，說一聲：『再會！』兩人分手了。

她底爸爸知道她們姊妹死別的情形，急喘喘地跟着跑來，想再見他底美麗的女兒的一面，但是浪濤早已接了她，到海面之上的月亮那裏去了！

從第二天起，他們都等候着月亮的上昇，月亮之中果然見到了傅婀娜端莊的坐落。直到現在，全族老少誰都傳說那月亮裏的情影，就是當年離開祭壇去到月亮上的傅婀娜姑娘。

——流傳于阿眉族，花蓮縣東之間。

齊鐵恨先生註釋：

△倩影——音ク一巧一乙，是美麗的人影，也就是美女的影像。

△月桃花——音口せ去么厂XY，是臺灣島上的野生

植物，宿根草本，梗、葉略像美人蕉，梗上開一串白花。

△矯健——音リ一么リ一巧，身體強健、伶俐。
△羞怯——音丁一又く一せ，愛害羞，怕見人。

虹從那裏來

德和

從前有夫妻兩個獸子，家裡很窮，連身上一套貼身的衣衫都沒錢購買。可是一個女人，如果不穿着衣服到路上去行走，那是多麼的羞恥呀！因此她去偷了人家底美麗的衣裳，替自己蔽體。

丈夫沒有替她買件衣服來穿，而她自己也不會縫衣裳來穿，他知道了她偷人家底衣服，覺得比沒有穿衣服更羞恥，他也不問一聲她那衣服的來處，便以確定的口氣對她輕輕地說：

「你不穿衣，你自己覺得羞恥，你去做了賊，使我覺得更羞恥！但是我們也實在太窮了，自己也沒有力量去講體面。我想，這裡我們不能再住下去了，還是離開此地，到別的地方去吧！」

妻子也贊成，以為她身上穿着的偷來的衣裳，因此也不會給人看到，而知道她曾經做過賊，所以立刻離開家鄉，爬過了許多座高高的山頭；渡過了許多條湍湍的河流。他倆祇會用兩條腿去跑；却不會用一雙手去做。祇會看別人是怎樣的好，却不會自己努力去生產，去好好地生活，所以離家幾月，妻子穿的祇有偷來的人家底一件衣裳，丈夫還是沒有穿上一件遮蔽身體的衣服。

有一天，兩夫妻又爬上了一座比以前更高的大山，在山頂上呆坐，突然天氣變化了；大風刮起來了，也無處隱蔽一下，她緊緊地拉住了他，他痴痴地走又走不動，一下了暴風更大了，夫妻兩人一同被暴風刮走了，從此再也看不到這兩夫妻的踪跡了。

山下村子裏的人，在雨過天晴的時候，很奇突的在半天裏，看到了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弧形的虹，一端就接連方才兩夫妻呆立的山頂，另一端却懸掛在天空，村子裡的人就傳說：

「這是那兩夫妻化成的。虹的上半很美麗，那就是因為妻子曾經偷了人家底美麗的衣服；虹的下半看不出美麗，那是沒有衣服穿的男人變的。」

天上掛着虹，地上的人們全都看得很清楚，偷了人家的衣裳，想逃到別處去隱蔽，反而被暴風刮走，掛在天空中來害羞，所以那美麗的虹，好像見不得人，很怕羞的樣子，太陽晒牠一下，牠又偷偷地逃走了。

——流傳于布農族、嘉義、南投、高雄交界玉山一帶。

齊鐵恨先生註釋：

△虹——首尸×ㄥ，口語叫作「尤」，或寫「蜂」字，

是天空水氣被日光照射，分析出來的七色虹影。

△衣裳——首一·尸尤，原是上衣叫衣，下衣叫裳（今叫裙），今通稱衣服為衣裳。

△踪跡——昔アメモロ一，是走過之後所留的足印，

又用作追隨尋找的意思，把尋找不得，叫作不見踪

跡。

黥面的起源

懷古

人類始祖的那一代，本來當時祇有妹妹和哥哥兩個人。

妹妹和哥哥以外，沒有第三個人，一年一年的過去，兄妹二人，已經到成年的時候了，可是這裡還是沒有第三個人。

兩人底生理和心理都發育了，哥哥到了娶妻的年齡，可是這裡沒有第二個女人，可以娶來做妻子。

有一天，妹妹除了同情哥哥底苦衷以外，還在苦思，想給哥哥解除這一個苦悶。她又想到自己，除非是自己改變了姿態，瞞着了哥哥；自己不是他底妹妹。

因為她知道：惟有和哥哥相配，這裡是沒有別的好方法，但是她又怕她底哥哥不肯這樣做。

前思後想，她竟想出了一個妙計，探問哥哥說：

「哥哥，你已經成人了，我想你是應該結婚了。」

「是的，妹妹！我也這麼想，可是這裡除了我們兄妹二人以外，還有別的女人嗎？」哥哥答。

妹妹從這個回答裡，也知道哥哥很想結婚的意思。

有一天，妹妹告訴哥哥。

「我今天在這山谷裡分路的地方，巖洞附近的大樹底下，我看到一個年輕的姑娘，還是很難得的，你就去向她求婚。最好在明天晚上，你自己去找吧！」

哥哥一聽，非常的高興，決定照妹妹的意思去做。

第二天傍晚，妹妹自己先到那個地方，用黑煤炭把自己的臉上，塗了花紋，面貌改變了，使哥哥認不到她是自己底妹妹，坐在那分路的地方大樹下面等候着。

哥哥也準時跑來了，他一到那裡，果然先看到了昨天他底妹妹所說的地方有一個姑娘，面上長着黑紋的誰家姑娘，正在那大樹之下。他一看就非常快樂，立刻跑近她底面前向她求婚，她也很樂意的答應了。

這天夜裡，就在大樹旁邊的巖洞之中，成了好事。後來子孫綿延，千年百代，都傳誦祖先的佳話。

——流傳于泰耶魯族·大霸尖山一帶。

齊鐵恨先生註釋：

△黥面——音くゝ口一巧，人的面上刺刻條紋，染

入靛墨色，永久不退。

△生理和心理——音尸ノカノ和丁一ノカノ。生理：

在本文裡指人身的器官機能、生活發育的現象；心理：指人的意識、思想、行動的現象。

△綿延——音口一巧一巧，繼續不斷地延長下去。

芭蕉由來

佳勝

往昔，有一個名叫沙老鷹的男人，他是最野蠻的獵夫，最討厭女孩子，他娶了妻子，每一次在妻子懷孕的時候就表示：

「如果生下來的是個女孩子，我就要把她殺死。」

可是她偏偏一連的生了好幾個女孩子，她們一出世，全都被沙老鷹一個一個的很殘忍的殺死了。

有一天，他底妻子又要臨盆了，這一次，因為沙老鷹恰巧到山上去打獵，所以當時雖然生下來又是一個

女孩子，他妻子立刻偷偷地把這個女嬰兒先藏在一戶鄰居的家裡，再去寄養在別人家裡。時間過得很快，不知不覺之中，過了十五個年頭，那個女嬰長得很高很大了，母親以為她爸爸一定不會再殺死她了，而且還會喜歡自己底女兒已經長得這樣大了。所以把她女兒領回自己底家裡來。

那天，妻子還對丈夫說：「女兒長大了，她可以幫我們工作，她可以待奉你呢！」

沙老鷹有一天在做飯，看見他底女兒進來了，就對他瞧不起的惡狠狠地命令她：

「你替我到河裏汲一桶水來！」

姑娘就走到了河邊，一看河裡是乾涸的，一滴水也沒有，心裡想這不能回去答復爸爸，因此沿着河的上流去找水，走走走，走得很遠，河裡還是沒有水，祇有回家去告訴爸爸，沙老鷹却咆哮着說：

「水，會在地底下找得到，去，再走去，汲了回來！」命令她去做。

姑娘再到河裏去找水來汲，結果還是沒有一滴水，她呆呆地站立在河邊儘自想：

——我不能回去，假如轉回去，就會被爸爸殺死。

她呆呆想着，想着，不回去，不能回去，不知不覺地變成一株芭蕉，旁邊放着一隻水桶和一件衣裳。

姑娘底媽媽在家裡老是等待着，看不到女兒汲水回來，而且一去又是那麼久，因此心裡很着急，也不給丈夫知道，發狂地尋找着女兒底足跡，從高山的山路上迴轉，下到河邊，東找西找，找得很久，見不到自己底女兒，結果在一株芭蕉旁邊，看到一隻水桶和一件衣裳，她想到這株芭蕉，一定就是女兒底化身了。

她也呆呆地站着，站着，想着，想着，過了一回，她自己竟也變成一株芭蕉了。

沙老鷹一個人等着，女兒去汲水長久不回來，妻子又不見了，跑出門去也有許多時間了，都不回轉家裡來。當初，他底心裡在驚疑，後來非常憤怒，他在氣惱，破口說話了：

「這兩個女人，都不是好東西！」

他帶了一把鋒利的刀子，也從山上沿着山路轉到河邊去，一邊走，一邊想，心裡是非常的憤懣。

走走，走到河邊，也看到一隻自己家裡的水桶和兩件妻女所穿的衣裳，旁邊長起兩株芭蕉來，他想到：

——這兩株芭蕉，就是這兩個壞女人底化身。

他拼出全身的力量，把刀子揮過去，向兩株芭蕉砍了去。

「蓬冬」的聲音之中，兩株芭蕉被砍得倒下來了，恰巧正打在沙老鷹底頭上，這野蠻的專殺女人的獵戶，也就此被兩株芭蕉打破腦殼，也倒在河邊死去了。

——流傳于排灣族（阿古斯古斯社）。屏東縣恆春鎮洲一帶。

齊鐵根先生註釋：

△乾涸——普力馬力，水流乾枯叫作「涸」，又叫「乾涸」。

△臨盆——普力一以女以，從前生產嬰兒，必以紅漆木盆承接；所以把臨到生產的時候，叫作臨盆。

△腦殼——普力以可也，又叫作腦袋，北方俚語又叫作「腦瓜子」、「腦袋瓜兒」，都是頭的名稱。

美女島

林瑞芳

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，馬吉介祇帶些乾糧，在大河裡捕魚。他划着一張破舊的竹筏，凝神看澄澈的河面。河水清得可以看得到底，水裡一群群的遊魚，都很清楚地映在他眼裡。「巴」的一聲，他把拿在手裡的網一撒，平靜的水面忽然皺起了一圈漣漪波紋，跟着一圈圈的擴大，又消失在平靜的水面了。馬吉介覺得這一撒，決不會再摸一個空，全身的血液好像要沸騰似的，他慢慢的把網索拉上，當網索拉得越近，他的心就越着急，由着急又變為失望。經驗告訴他，他由於這個網索的寬鬆猜測到，這一次沒有一條落網的小魚。

他撒網已經很多次數了，可是仍舊得不到一條魚。他十二萬分的失望，但他却並不因此而灰心。他仍一次一次地撒着。一下子，天空忽然起了一片怪黑的雲塊，就把照射到四方的太陽和大地隔起來了。馬吉介不注意片刻間的氣象變化，仍舊把竹筏往下游直放，繼續他的工作。

轟隆隆！隨着一道電光響起一陣暴雷聲，這顯然驚動了正在一心撒網的馬吉介，他仰頭望着天空，漆黑的雲層裡，又割出一道耀目的閃電；眨眼間，又起了天崩地裂的暴雷聲；他見勢不佳，連忙收拾正撒在水裡的網，想避開快要來臨的暴雨。那知時已不及，隨着雷響，起了一陣狂風，由黑雲層裡漏下一滴滴豆大的雨點，霎時間又帶來了傾盆的豪雨，平靜的河面頓時浮起一層白霧。馬吉介連忙往河岸划漿，當時大雨傾瀉下來，淋着他底全身，使他不能開眼正視，豪雨把他的竹筏刮得在河面打旋。不多久，祇見澄清的水，已經變成黃濁，而且水位增高，直把他底竹筏往下游推沖去。沖了不久，竹筏已像一片落葉般地在海上漂流着，他那裏控制得住，祇有喊破了喉嚨求救，可是天不答地不應，聽到的只是水怪在怒吼和狂風的暴笑聲。這時候突然有一個巨浪向他撲來，馬吉介連筏帶人，被吞噬到水裡去了。他費了生平的气力氣揮扎着，勉強的又從水底浮將上來，可是竹筏呢，連影子也沒有了，大浪又不斷的向他撲來，馬吉介終於氣喘力盡，無法抵抗，漸漸的昏迷下去。

馬吉介在巨浪之中失去知覺，不知漂流了多少時候。祇是在朦朧中耳邊聽到傳來清晰的人聲，在嚷着。他的知覺逐漸蘇醒，當他睜開眼睛一看，不知從那裡來了許多美麗嬌健的女人，他又吃一驚，想躍起身來，但是祇覺得手足一陣酸痛，不能動彈，因此發問：

「諸位小姐，我是住在某地，因為捕魚遇難，被水漂流到了這裡，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？請告訴我！」女人們各自相望，也不回答什麼。馬吉介想再開口說話，只見女人們讓開路來，一位容貌更加秀麗的女王，嫵娜過來。

女王盯了他一眼，她兩頰上浮起兩個可愛的酒渦，伸出雪白的雙臂，扶他起來，隨即由幾個女侍也跟着扶扶曳曳地把他送進一所堂皇的宮殿裡。

馬吉介在宮裡享受了女王慇懃的招待，並且和她成了親，過着甜蜜的生活，因此，也就把故鄉以及自己的遭遇，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。

一個天氣爽朗的清晨，馬吉介忽然想起要去郊遊，一個人匆匆的走出宮殿，沿着寬濶的道路走着，眼看四處都是女人的世界，除了女人之外，看不見有一個男人；甚至於在草地上蹣跚地走着的牛、羊等等動物，也都是雌的，沒有雄的。他一邊走一邊欣賞這個奇異的景色，竟也忘記自己走了多少的路程，等他抬頭一看，前面已經是一片深藍深色的海洋，早晨的海風一陣陣拂着他底頭髮，也像在喚醒他做夢一般地襲進他的心房。這果然使他回憶起海邊的種種事蹟，又聯想到他底故鄉了；更浮起了許多他底同伴的臉，也浮出了父母、妻、子的影子。在這當兒，平靜的海面，忽起了一個巨浪，突然有一口氣上升幾丈高，然後又如暴雨一般落下水面。他正在疑惑之際，祇見有像巨岩的一個動物，由水底露出水面，向沙灘方向移過來。馬吉介却不因此掉頭逃走，他仍舊站在沙灘上，凝視這逐漸近身的怪物底真面目，誰知道這巨大的怪物，便是常在海中出沒的鯨魚，他祇知道鯨魚是常在海底深處，不知什麼緣故竟會浮上沙灘。

鯨魚抬起頭來，前後打量了一番，便向他問：

「你在想些什麼，請不吝氣向我吐露，我有力量，自當幫忙！」

馬吉介一聽，就開心地回答：

「多蒙愛顧，三生不忘，我因在鯨魚撈生活，不幸河中遇到暴雨，被漂到這裡，心裡很想回轉故鄉，不知你能助我嗎？」

鯨魚聽了，開嘴笑道：「這非難事，請你走上我底背部，閉上兩眼，一下子送到你底故鄉。」馬吉介連